

H 电光幻影 陈林

露天观影



人们在观看露天电影。资料图

七八岁的年纪，电视还是稀罕物，电影像个穿越者闯进我们的生活，自带一身光芒。

每次听到今晚要放电影的消息，宁静的夏夜不再宁静，孩子们呼朋引伴、欢呼雀跃。大人们忙着收拾家里家外，急急忙忙做完家务，生怕误了看电影的时间。

孩子们拿着小板凳，大人们扛着长板凳，三五成群，兴高采烈地从各村陆陆续续赶到大队部那块空地上。不一会儿，偌大的一块空地便坐满了人，没人维持秩序，但是孩子都坐前面，大人坐后面。卖东西的小贩早早地等在大队部门口，面前摆着各种各样的吃食和小玩意：面包、汽水、小袋梅肉、五香蚕豆、水果糖、小木枪玩具……

尽管口袋里没钱，我们仍不由自主地朝他奔去，看看这个，摸摸那个，问问价钱，拿起又放下。随着大人们喊声渐大，我们才悻悻放下东西，恋恋不舍地离去。有的大人看到孩子眼巴巴的样子，狠狠心，咬咬牙，从口袋里摸出几毛钱，让孩子去买一些吃的。零食吃完了，认识的、不认识的都玩到了一块。大人们忙着和熟人聊家常，谈家里何时砌房子，请谁帮忙做工等。

电影开始了，在理不清影片情节的年纪，我们听着大人的讨论，勉强可分辨出好人和坏人，带着初步建立起来的善恶是非观观影。

我至今还记得一部叫做《长城大决战》的抗战电影。主角华自强，在长城脚下和日本武士比武，对决至最后，华自强明显占了上风，我们都准备欢呼了。但是，随着一声枪响，华自强中枪了。我们紧盯着荧幕，心口紧缩，好像自己也到了生死关头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紧紧挨在一起。屏幕上的华自强缓缓回头，用错愕的眼神紧紧盯着黑洞洞的枪口，慢慢倒下了。荧幕外的气氛一下子凝重了，铺天盖地的悲伤笼罩着人群，没有一点声音，几乎每个人眼里都有亮光在闪动……

不知什么时候，电影结束了，我却早已熟睡。母亲背着我走回家的路上。恍惚间醒来，月光照射着小路，我们好像在水上行走。远处，几处房屋在月下静默着，窗口

透着丝丝微黄光亮，偶尔传来一声狗吠。

如今，老家早已拆迁，我们都住到镇区不远处，大队部那块空地变成了一方鱼塘。

去年回家小住，晚上出去闲逛，小区花坛中央竟放着露天电影，却无人观看。我惊喜地叫道：“露天电影！”刚想驻足，一旁的堂姐撇撇嘴：“现在谁还看这个，家里的网络电视天天可以点播电影，手机随时随地就能追剧，谁没事跑这来招蚊子？”说完，她拉着我就走。

堂姐的话也颇有道理，物质文明高速发展，娱乐文化生活也水涨船高，我们不必像过去那样辛苦赶路去看电影，也不必担心观影时会不会停电，只是我的心里还是忍不住失落。我不能再躺在母亲厚实的脊背上，慢慢聆听她细碎平静的脚步声。也不知何时，我才能静享那样静谧美好的夜晚，和一群亲密无间的乡人一起观看露天电影，再次看到他们眼里的亮光。周

H 如歌行板 ④秀明

乡下虫鸣

在乡下，无论什么时候，也无论在哪儿，总有一声或几声虫鸣，时长时短，时急时缓，如琴弦轻拨，如鼙鼓重锤，在你的耳边奏响。虫儿是乡下的歌者，虫鸣啾啾，像一支支不知疲倦的乐曲，在乡下广袤的大地上肆意流淌，流淌到哪儿，哪儿就琴声如诉；流淌到哪儿，哪儿就鼓声似雷。

乡下是虫儿的乐园。虫儿们喜欢乡下的泥土，乡下的草丛，还有乡下树林。虫儿在乡下是自由的、快乐的，想鸣唱的时候叫上两嗓子，想安静的时候就静静地蛰伏着，好不快活。乡下的虫儿也不怕惊扰，有时候还会跳到绿叶上引吭高歌。如果有人路过，或是顽皮的孩子伸手来抓，虫儿也不惊慌，一蹦一跳间，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虫儿的鸣唱叫醒了乡下的早晨。乡下的早晨，草色青青、露珠莹莹，虫儿们吃饱了嫩草，饮足了露水，弹足振翅，鸣叫声里仿佛被珍珠般的露滴润透了一般，

那么清亮，那么流畅。它们在草丛中，绿叶间浅吟低唱。游走在乡下的田埂上，露水打湿了我的脚尖。我不由自主地放轻脚步，生怕一抬脚就打断了这快乐的鸣唱。

乡下的夏天，正午的太阳明晃晃地闪耀着刺眼的光芒，蝉躲在高高的树荫间，一刻都不肯闲着，天气越热叫得越起劲。长长的鸣叫声穿透了燥热的长空，在乡下久久回荡。夏天的雨说来就来，哗啦啦地如盆倾如瓢泼，河沟里水涨了，秧田里水满了，青蛙出来了，“扑通、扑通”地跃入水中。青蛙的嗓门总是那么洪亮，叫起来仿佛要撼天动地一般，响成一片。

乡下的夜晚，月朗星稀，万籁俱寂。夜色沉沉，凉风拂拂，手摇一把芭蕉扇，在这夏天的夜晚里纳凉是最惬意的事情。耳边有虫儿的轻吟，眼前有萤火虫的曼舞，月色、星光是最美妙的舞台，而我是这个舞台下忠实的观众，默默注视着明亮的月、闪烁的星，还有延绵不断的虫鸣萤舞。其实观众又何止是我，夜色中那一棵棵大树，也在聆听着、注视着，有风吹过，吹得树叶沙沙直响，想必是在为这精彩的乐章鼓掌而呼。

乡下，是虫儿的乐土；虫鸣，是乡下的歌吟。我喜欢在这夏日里回到乡下，只为听那一声声虫鸣。周

H 百味人生 张培胜

绿萝

我的阳台，时不时飘进花香，涌进草绿。这些都来自隔壁的王姐家。她喜欢种花，春的桃花、夏的君子兰、秋的菊花、冬的梅，各种各样的花在四季轮流绽放。站在阳台，淡淡的清香随风而来。对于我这个不爱养花草的人，真是一种福气！

一天，碰到王姐，我说，“谢谢你家阳台上的花草，给我的生活带来了朝气。”王姐乐了，“我种花就是让别人享受的。”我惊讶，“是吗？”王姐理了理头发说，“这话还有假？看到你享受的样子，我也满心喜悦。”说完，她快步离开了，而我还站在风中回味着她的话，仿佛话里有花草的芬芳。

那次交流后，我对王姐印象更深了。后来，我得知王姐一个人在一座小城工作，又听说她在医院当护工。原来，她之前生病时，一个人住在医院里。医生和护士的安慰，帮助她走出痛苦的阴影，乐观地继续活着。

从此，我看王姐的眼神都不一样了，不再是平淡无奇的目光，而是充满敬佩、充满怜爱。一回，我看到王姐抱着一个大纸箱子吃力地往楼上走，便赶紧上前说，“王姐，我帮你吧。”王姐笑着道谢后说，“这盆玫瑰花，是我护理过的病人从云南寄给我的。”我对王姐说，“这花不简单，真是有情有义。”王姐说，“我得好好养着，再转送给那些看不到希望的病人。”

难怪王姐家阳台上的花换了又换，我原以为是花谢了，或是她

喜新花厌旧花。原来她不断将花送给病人，燃起他们生的希望。花在传递，爱也在蔓延。

王姐指着阳台上的绿萝对我说，“这盆是我在街边捡的，捡回来时只有细细一枝，我想它会长成一大盆绿萝。你看，两年过去了，真是如我所愿。”眼前的绿萝，绿得大方，绿得平凡，正像王姐，一个平凡的女人，却默默做着许多温暖的事情。

其实，生活中平凡的我们，犹如一盆盆普通的绿萝，也可以绿出一片新天地，绿出一片新希望，给自己阳光，给他人自信。周



绿萝。资料图

H 似水流年 谢春芳

人生最美是清欢

静谧的月光如细沙般，悄悄地洒在寂静的庭院里。天空中的星星闪烁着，像是无数颗闪耀的珍珠，散发着宁静又深邃的光芒。我独坐窗前，享受这一刻的宁静，品味着人生的清欢。

清欢，是一种淡淡的幸福，是心灵的安宁。它无须繁华的街市，无须华丽的宴会，只需一个静谧的角落、一杯淡茶、一本好书便足矣。

清欢，是一种独自欣赏生活美好的能力，是能在平淡中找到乐趣。在生活小径上，它可能就藏在一朵微笑的小花、一首淡淡的诗或一个平凡的瞬间中。你只需轻轻拨开尘世帷幕便能找到。

清欢，不是世俗的繁华，不是追名逐利的喧嚣。它是对生活深深的热爱，对平淡生活的痴迷。我在看似平凡的日子里，找寻那些被忽视的美，拾起生活中的每一片叶子，聆听它们诉说季节的更迭。它们或金黄、或翠绿、或火红，彼此交织，就像我们人生的各个阶段，有时繁华，有时平淡，有时苦涩，有时甜美。

清欢，是一种宠辱不惊的智慧，是对生活和世界的豁达接纳。有了清欢，生活中的起起落落、得失成败，都不能扰乱内心的宁静。因为你明白，所有的繁华终将过去，唯有内心的平和才能永驻。

我喜欢这样的清欢，喜欢在这样的清欢中体验生活的细腻，感受人生的美好。在忙碌的世界里，我愿为自己保留一份宁静、一份淡然。

一壶清茶，一本好书，一把琴，一首诗……无论你身在何方，无论你过着怎样的生活，只要心中有清欢，你的人生便是最美的风景。因为，人生最美，就是清欢。周